

中国当代名作家

大系

白边集

千年之交带来许多千年难遇的话题。最宏观的莫过于宇宙中九大行星的十字排列。关于灭绝的猜想一直是人类一个永恒的恐惧。连最无畏的人也免不了偶尔思索一下世界的末日和死亡的七月。预言中的灭顶之灾使杞人忧天成了世纪末很常见的心情。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

海山石

中国当代名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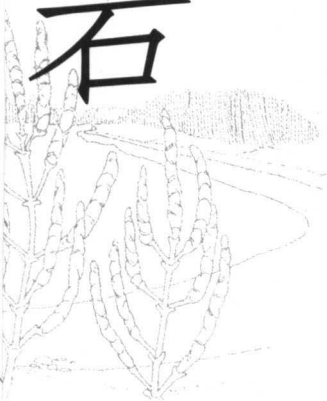
白边集

大系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

海

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海岩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4

(中国当代名作家自选集大系)

ISBN 7-80188-410-8

I. 你...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103836号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

策 划: 何 悦

责任编辑: 杜 宇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腾飞胶印厂印刷

开 本: 925×645 1/16

印 张: 20.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88-410-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为海岩新作

《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序

王朔

我想序就是作者信任的第一个读者的读后感吧，好话要说，批评的话也要有点，假装公允，就是这类文体的通例。其实一个人替另一人张目其中必有私好，装不装公正也不吃劲，尽说好话乃至胡乱吹捧一番也没人计较，但我还是决定从俗，一是惯玩个性，二是我也发现一规律，如今当“托儿”就要当“反托儿”，“正托儿”的名声都给搞坏了。好在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赛着一个主意大，说什么都信的也不看书了。

海岩是当年四大公安才子来的，其犯罪小说《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影响甚大，改编成的电视剧也是同年最精致的。我说这三部作品是犯罪小说仅仅是表述方便，其实读过这三部小说或看过电视剧的读者、观众都可以发现，与其他同样以警察为主人公、刑事案件为主线索的作品比，海岩的作品有他非常特别的气质，那就是情不自禁，时时流露出极大的柔情，有时他对这种柔情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对案情本身发展的关注，以致你搞不清他究竟是写犯罪，还是借犯罪在写情感。这在《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永不瞑目》中尤为明显，案情发展到后来基本是靠情感来推动的，情感在这里成了故事的核心，破案与否已不再重要，人们更关心感情的下落。把一部犯罪小说扭转为部言情小说，当年公安诸才子的创作中都有这个倾向，但做得最极端，至今还在坚持且愈演愈烈的当属海岩。

这显然是有悖犯罪小说的规律的，有一位专写古代犯罪小说的金庸先生用他的成功告诉我们，这类小说中情感永远不能超出暴力展示之上。金先生似乎在暗示我们，读者看小说和看打架没什么两样，要赢得读者就要极尽残暴血腥之能事，书中人

物必须是小心眼、感情狭隘的人，再加上胡扯淡的家国之恨，那才一触即怒，一怒便不可收拾，永远打不完的罗圈架，且个个师出有名，杀人便也成了行侠仗义和爱国行为。在这里，感情的作用接近一种淫媒，像段誉那样的多情种子无非是为了给其他凶手多找几次开打的理由，其行径是可笑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读后颇觉此人下流麻烦，不免认同二月河的话：谁讲感情谁垮台。

跟金老师比，海岩的文笔也很不适合写这类小说。一位金老师的“迷”说过，金老师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做了一点研究，就是什么词熟用什么，像马路上的交通标识一样，简单明确，尽量减少你在文字上的停留，一眼看过去全是事儿，而且每个路口都有相同的标志，不怕重复。单是不怕重复这一条，我看海岩就没这胆量，把笔放在情感上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瞎眉磕眼一个劲儿往前扎的所谓速度，人的情感总是在心里孕育的，那些文字总是要安静一点，莫衷一是，有时需要新的句式新的语言，否则不足以描述新的念头，这就耽误读者往前猛跑了，特别是那些一门心思就想挤到第一排看打架的人，肯定很不耐烦。我就见过一位老兄，一边蒸着桑拿一边看着桑拿室电视中播放的海岩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很郁闷地嘟囔：还不打，还不打，再不打我出去了。

所以，海岩冷丁拿出一本纯粹的言情小说我也不奇怪，早就想向他进言了，与其当那个披着狼皮的羊不如直接当羊，你的强项在这边。金老师早已坐大，一个足球迷，一个金庸迷，都跟义和团的似的，别招他们，咱们找咱们的读者去，琼瑶老了，也改喜剧了，三毛死了，张爱玲张恨水这帮都死了，一颗颗心眼看要荒芜，咱们别光让安顿一个人发财。

也许把一个人的小说冠以题材已经贬低了这个作家，写言情的，写犯罪的，写改革的——除了写农村的，农村总是很深刻——就跟说这摊儿是卖杏的那摊儿是卖桃的。我不知道海岩是不是就只配写言情或者只配写犯罪，像我只配写痞子一样。我以为作家写什么都是天生的，像傻子为什么那么傻也是天生

的，好作家坏作家之分也就在于一个找着自己只能写什么，一个还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来两下。

胡说了这么多，该进入正题说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这本书了。真要评论一本书，我发现自己很难胜任。每本认真写出来的书其实都是瑕瑜互见的，只有职业批评家才敢一网打尽说好或是不好。如同所有我读过的书，我不能不说这本小说中有我喜欢和不喜欢的部分。我喜欢这本小说中的所有女性，女主人公林星和她的妓女朋友。我喜欢这些女人身上的古典爱情精神：跟所有人打擦，只对一个人认真。我信这个东西存在。那种跟谁都认真或者跟谁都不认真的态度我觉得都是装孙子。这里妓女们比林星更真实一点，林星半天了还是处女让我很不自在，那并不能使我觉得她的感情格外伟大和难得，反倒觉得平白把其他同样注重精神也很高贵的姑娘给骂了。我不喜欢这本小说中的男性，尤其是林星那个对象，叫吴晓的吹萨克斯的小白脸。海岩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对男孩的想象则不那么清晰和坚定。他的恋爱中的男孩都有太多的女性气质，而且沾染了所有俗妞盼着的毛病：大款的儿子，不爱钱。我不赞成一个爱情故事给写成灰姑娘或茶花女那类模式，那不公平，也妨碍了爱情只在爱情的范围内发生。有钱人是非常讨厌的，任何故事只要他们介入就不可避免沾上浓重的铜臭味，即便你想表现的是战胜金钱，金钱还是成了你故事的主角，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完全抵消你已经达到的人性深度。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同理，爱情小说中一有金钱出现就像童话了。当然，有钱人也是人，谁也没权利不许他们有感情，但他们不适合出现在小说中，因为他们的生活实在无趣，一天到晚做生意，还有比这更难看的吗？

不说了。用米洛拉德·帕维奇的一句话结尾：那些对一本书做出评判的评论家，都像被戴上绿帽子的丈夫，别人都比他们早悉奸情，而他们自己还蒙在鼓里……

1999. 7. 12

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无论行走多远都将回到起点的一个圆周，还是永远不会重叠的平行之线？

——作者问

千年之交带来许多千年难遇的话题，最宏观的莫过于宇宙中九大行星的十字排列。关于灭绝的猜想一直是人类一个永恒的恐惧，连最无畏的人也免不了偶尔思索一下世界的末日和死亡的七月，预言中的灭顶之灾使杞人忧天成了世纪末很常见的心情。但若不是对吴长天的采访，林星至今也不一定知道，在中国的整个文化中，发达最早的，其实就是天文。古人划分的三垣二十八宿，与现代天文学的经纬度，在概念上已极相类似。

不过中国人眼中的天体，一向与人间的神话相连，自始至终带着拟人化的色彩。如果按照吴长天的说法，中国的人伦，反过来也引申了星辰之间的关系，大到国家，小到部族，再小到家庭，都要围绕一个中心，一个领袖，一个具体的个人，如群星之于北斗。领袖巍然不动，只须发号施令，众人便会随了他的方向，斗转星移。这个自然宇宙的规律已经万古不变，难道两千年最后的一个盛夏七月，真会飞来某颗触犯天条的流星，让整个个人类生死不明？

如果说银河系里将要发生的异动，对于自然规律来说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此时林星眼前的这位吴长天，对于拥有十八万员工，八千万资产的著名的长天企业集团来说，依旧是一个必然稳定的中心。从他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打出的每一个电话，发出的每一道指令，都将有效地运转起成千上万的人力和

成千上万的资金，如同一个神秘的三军枢纽，让林星一涉足便禁不住肃然起敬。

这间办公室是一个装有落地玻璃隔断的巨大的套间，外屋的电话声此起彼伏，有一个看上去极为精干的秘书班子在应付着这些声音，那激动人心的嘈杂只是在大玻璃门偶然开启有人走进来时才能传到里间。里间则摆放了巨型的写字台和宽大的皮沙发，还有水晶般晶莹明亮的玻璃书柜，以及镶满雪白大理石的卫生间。林星独自坐在长形沙发的一角，不免有几分渺小的感觉，而吴长天则被人伺候着，在卫生间进进出出，行色匆匆地梳头、打领带，同时回答她的提问。

这是林星第一次坐在这么气派和贵重的沙发里，以致她不得不随时注意着自己的姿势。她和她的杂志社，大概都想不到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单独采访，就如此轻而易举地打进了长天集团总裁的办公室。这当然得益于她的自信，她的自信来自于她有一张不仅青春而且相当耐看的脸。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因果关系，在大学里搞实习采访时她不止一次运用过自己的这个条件，无往不胜。今天她自报家门不速而来，从这幢大楼的门卫开始，过五关斩六将地一路往里闯，终于踏进了这道高深莫测的门槛。当外间的那几位秘书在简单盘问之后正要把林星“请”出去的瞬间，他出来了。

他很专注地在她脸上看了一眼，叫住了秘书。

他说：“我只有五分钟。”

她说：“我只有一个问题。”

于是，她就进入了这个泰坦尼克式的巨型企业的核心。那一组美式的大皮沙发里，有了她一个短暂的位置。

她本来是打算对整个儿长天企业集团做一次系列的采访，搞出一个全面反映长天集团创业发展过程的调查报告，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代变迁。题材已经报到社里，尚未得到支持与否的答复。在那些老资格记者的心目中，她报出的这个计划也许使她一下子成了一个好大喜功的典型，这一点从室主任的表情上，已经可以看出来一二。正是这个表情，才激将

着她今天单枪匹马跑到长天集团北京分部的大楼里来撞一个运气。能见到这位靠五千元起家终成巨富的传奇人物，对林星来说，其实是个意外。

尽管吴长天答应给她的时间只有区的五分钟，但他进了里屋却没有半分钟空闲。不断有秘书进来让他接听一些电话、请他批文件、帮他穿衣服、告诉他车已备好……林星在一边静静地观察，从报纸上她知道吴长天今年刚满五十周岁，但此时的疲惫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也许她这种二十岁出头的小孩子是容易把中年人看老的。

她坐在沙发里，并不急着插进去提问，直到吴长天在忙碌的间隙用目光示意，她才把一个临时确定的题目拿出来。

“吴总，我很想知道，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比如说您，人们应该怎样描述您在企业中所处的位置呢？”

吴长天一边签着文件、打着领带，一边稳健地答问：“你知道北斗七星吗？就在现代天文学所指的大小熊星座一带。我们的老祖宗把北斗七星当做指引方向的坐标，因为它们的方向最稳定，光芒最闪耀。企业的领导者就应该是北斗，他的光芒应该能够笼罩他的部属，把他们聚拢在自己的周围。”

“请问什么是一个企业家的光芒呢？”林星问。

“你这算第二个问题了吧？”吴长天以问作答。

“不，还是第一个。您刚刚说了光芒，我想知道是指什么。是指领导者的知识和才能吗？”

吴长天穿上西服，摇头：“那不是主要的。”

“是权力吗？”

“权力很容易遭到背叛。”

“那是什么？”

吴长天已经举步向门口走去，林星也不得不站起来追随，她期待着吴长天最后的回答不要太简单，可吴长天偏偏只答了三个字：

“是品德。”

声音未落，人已出门，林星紧跟了几步，两人一同来到走

廊上，身后簇拥着吴长天的几个部从。吴长天用一丝笑容作为采访的结束，“你满意了吗？”他问。

可林星没有报以微笑，她把一个仓促间在头脑中闪过的问题仓促地问了出来，“请问吴总，对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您怎么看呢？有人说褚时健现象在中国企业家中有一定典型性，您认为呢？”

这个问题显然太唐突了，连林星自己都愣得停住了脚步。吴长天也站下了，但刚才的笑容还自然地留在脸上。身后的工作人员上前礼貌地替他摆脱：“对不起，吴总还有急事……”可这时吴长天用回答打断了他们。

他的回答是：“我们说好只问一个问题的。”

林星压住尴尬，说：“对不起，您刚才，刚才提到了品德这个词，所以……”

吴长天淡淡地笑一下，继续往楼下走，也终于继续了和林星的交谈：“你看过《曾国藩家书》没有？”他问。林星如实说没有，他说：“可以看看。”一个工作人员递上一支刚刚叫响的手持电话，打断他们的交谈。吴长天在电话中不知和什么人讨论着一个林星完全听不懂的问题。直到他们走出楼门，在上车前，吴长天才关掉电话，回身对林星说道：“你知道过去盛粮食的一种量器叫斗吗？粮食要是装得满出来了，就要用一只小木片把它刮平，这个木片就叫做概。人也是一样，各种好处要是满出来的话，就会有人来铲平你。曾文正公曰：天不概之人概之，天也是借人之手概之。我是学了曾国藩的办法——自概之。所以我不会当褚时健。”

日后林星反复回想，在这次意外而短暂的采访中，吴长天的每一句话，都有些深意似的。她按照大学心理学课程中关于人的性格分类的方法，回想着他的口气、气度、动作和表情，一会儿觉得他显然属于那种“驱赶类型”的人，具有高度的专断和高度的情感控制能力，与人交谈要的是结果，要求对方简洁，过度的解释和重复肯定会使他失去耐心。可一会儿她又觉得他对采访者需求的同情和给予的满足，他的敏锐和洞悉对方

心理的能力，又像一个“亲切类型”的人。碰巧那天晚上她在她的男朋友刘文庆家里发现了一套束之高阁尘封已久的《曾国藩家书》，便拿来查看，在里边果然查到了吴长天所引的那段高论：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林星有了些兴趣，于是往下继续领教曾文正公的“自概”之论，原来只有“清、勤、谦”三个字而已。望文生义，不外是清廉、勤奋、待人谦恭。看罢此论，林星竟从吴长天那只言片语的深意中，隐隐生出一丝敬意来。看来舆论界对吴长天的诸如“学者企业家”“当代儒商”“半部《论语》治长天”之类的溢美，并非全是吹捧之词。

林星把这部三卷本的《曾国藩家书》全部借了回去。刘文庆当初买下此书不过是为了响应那一阵的时髦而已，并无开卷阅读的打算。自他辞去那份国营小厂的公职，专门干起个体股票经纪人的行当以后，就冷淡了其他一切。和股票经纪人相爱是一件很苦闷的事，因为你始终会觉得股票要比爱情来得更强大更刺激更戏剧性。尽管刘文庆常常美其名曰：“我炒股也是为了你呀。”可说服不了林星，爱情本身是一种精神活动，谁能相信一个那么爱钱的人还会去爱别人。对林星此论刘文庆总是报以冷笑：别忘了对咱们这种人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生存都没有了，哪儿还有什么爱情？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钱，哪儿还有生存！以前刘文庆的雄辩常常会使林星语塞，但在采访了吴长天之后她有了新的感慨：人家吴长天可算得上应有尽有吧，可人家还是把道德人品当做人生最大的财富。每个人都要生存，可生存也要讲境界！刘文庆听罢面色阴冷，看破尘缘地说自古以来认为道德价值千金而富贵一钱不值的人，大都是已经富得流油的家伙！

但是，对于林星说到的吴长天，强烈的鄙夷并不减低刘文庆对这位名人的关注。按照目前西方学界最流行的分类，林星觉得刘文庆属于典型的左脑上区和右脑上区结合类型的人，这种人既喜欢冒险，又攻于心计，对任何事都习惯于不带半点情感色彩的冷酷分析，对于自己喜爱的东西会陷入永无止境的追求。当他听说林星居然和目前在市场上炙手可热的长天实业股的后台老板有过一次单独的交谈时，立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仔细询问了他们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林星对长天北京分公司大楼内部环境气氛的描述，似乎也能成为推断长天实业股票底气和升值潜力的线索。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观察长天实业的走势。尽管其股价已经居高不下，但如果近期能发布一点利好的消息，估计还可破位上扬。如果他们的董事会今年能用送股的方式来回报投资者，那股价的进一步飙升就更加势在必行。他最遗憾的就是在林星与吴长天的谈话中，哪怕是间接的只言片语，竟没能涉及到一点点这方面的内容。

“他哪儿会跟我谈这些。”林星觉得刘文庆简直有点走火入魔。

当然，林星也承认，从常理上说，无论你做什么，都应当执著其事。但她一向反对像刘文庆这样过分的执著，有时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男人做事通常只看重结果，所以过分的执著便成了男人的通病。而女人则更重视过程，女人能够通过享受过程而得到满足，有时甚至干脆把过程就当做了目的。自刘文庆迷上炒股之后，林星就和他辩论过不知多少次——人生的意义究竟在于追逐成功还是发掘快乐？人生的快乐究竟在于实现最终目的还是人生整个过程的美好？一谈到这个问题刘文庆的脸上总是那种不屑一辩的样子，眼神和微笑都强调出明显的讥讽：这还用说吗，折腾了半天达不到目的还能有什么快乐？而林星则认为生命的真理无疑就在于生命过程的本身。如果你活了八十岁，为了达到目的八十年都活得心情紧张生拼死扛一点快乐没有，那么到死的一天目标即使实现了又有什么用？每次争论都没有胜方。林星并不奢望说服

他，因为她知道追逐成功就是男人的本性。

关于钱的争执也是两人之间的一个龃龉。刘文庆从不避讳他对钱的观念：没有钱便没有一切，包括爱情。刘文庆的说法让林星完全找不到她所需要的寄托。她只能赞赏他的坦诚，一个直率的男人比一个虚伪的男人更完全。刘文庆就算是表白他挣钱是为了她，也并非属于花言巧语，那只是在论述他的关于金钱与爱情的逻辑关系罢了。其实林星的消费需求并不高，她爱吃点好的但并不上瘾；她爱穿得漂亮但不非要名牌；出门能打个的最好，不着急时坐公共汽车也行；化妆品只用合资或国产的那种；和同学朋友聚会一般都是AA制。她的衣食住行和零花钱都有保障。她父母去世后，北京姥姥家有套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一直由她使用，她把其中的两间租给了艾丽和阿欣，这两个哈尔滨女孩儿每个月付给她的房租在她没毕业分到杂志社领上工资之前，就足够她的一切开销了。

和她相比，艾丽和阿欣属于更加大手大脚的女孩儿。她们在北京已经住了两三年，换着不同的公司做着一些说有也无的工作，因为她们经常更换的男朋友就是那些公司的老板，你想她们还能没钱吗。有钱的女人每天晚上都是在酒吧或夜总会消磨时间的，她们白天睡觉，晚上和各种各样的朋友去过夜生活，唱歌、跳舞、聊天、吃夜宵，常常要玩儿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或者更晚。她们喜欢这种生活，一到夜幕降临就容光焕发。林星也喜欢去酒吧或夜总会坐坐，但通常只能安排在周末，因为第二天可以晚起。她最近比较喜欢去一个叫“天堂”的酒吧，那儿的装修特别别致，每一个角落无论明暗，都能有一些让你意外的装点：古老的曼陀罗，斑驳的铜号，以及翻拍了再用茶水做旧的老照片，和几张说不清年代的外国音乐海报，都恰到好处地避免了常见的做作，也不是俗套或似曾相识。林星爱去那里还因为那里的音乐，虽不那么热烈，但能把忧伤二字演绎得出神入化。林星不清楚散落在北京街头的这些年轻人聚会的酒吧里，有多少这种不入正流但很有修养的乐队。“天堂”酒吧的乐队名叫“天堂”乐队，和酒吧一样用了

这个阳光灿烂的名字。可演奏时的舞台上却只有一束薄光幽幽的投射，钢琴和吉他配合着一只楚楚动听的萨克斯管，让每一支曲子都深刻得穿透灵魂。吹萨克斯管的是乐队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走近去看，你会发现那张脸孔标致得像是日本卡通片《灌篮高手》中的英俊少年流川枫。这么小的年纪居然能把每支曲子都诠释得让你为之动情，令林星不由不备感惊奇。有一次她碰上艾丽和她新认识的一个很绅士的加拿大老头儿去“天堂”酒吧，两人语言不通，却混得厮熟。艾丽见到林星便拉她充当翻译，因为老头儿一进酒吧便大侃音乐。他很入神地听了那男孩的萨克斯管，曲毕很礼貌地鼓掌，鼓完掌却说：“他们的演奏的水平很专业，但这是一支送葬曲，是不适宜在这种地方演奏的。”艾丽马上跑过去把老外权威的批评告诉那位萨克斯少年，并且借了几分酒劲儿嘲笑了他们，弄得男孩和他的同伴面面相觑。乐队的钢琴师马上走过来向外国老头儿请教，说我们只知道这支曲子的名字叫《天堂之约》，在学校里都是把它当练习曲的，它的出处和用途倒确实不知其详。林星没有理会他们的探讨，她很喜欢这支曲子，喜欢它的深沉有致，它使她想到了某种心酸的情感和高尚的苦难，她几乎为它感动流泪。

后来再到“天堂”时，乐队已经换了，听说是因为酒吧的老板换了。新的乐队用一种敲敲打打的浮躁，取代了原来深刻古老的爵士气氛。音乐一变整个酒吧的感觉都变了，让人觉得没有了灵魂。

后来林星就不再去。

也因为那时她突然不再有闲，在她采访了吴长天之后，社里理所当然地认可了她的选题计划。她开始忙起来，每天要深入到长天集团在北京的各个企业和企业中的各个阶层，收集她所需要的各种素材。这是她参加工作后事业上的第一个挑战，所以必须专心致志，没有机会再去泡吧。而与那些具体务实的企业干部和职工们的接触，也使她立即感受到与酒吧和夜生活截然相反的另一生存氛围，有了些回归主流的感觉。她甚至

还在长天集团北京公司所属的京天娱乐城体验了几天生活，分别体验了服务员、清洁工和收款员的责任与甘苦，并且在这里交了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国有工业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几乎每个人对长天集团都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在林星未来的调查报告中，长天大量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行为，也被列为吴长天的企业道德构建的一个实例。

在京天娱乐城她还有一个邂逅，就是遇见了那位不知去向的萨克斯少年。有一阵他几乎天天来这里打台球，一言不发地和素不相识的客人靠输赢赌些小钱。这小子的穿着打扮简单明快不事声张但相当讲究。与林星印象中那些音乐人放浪形骸邈邈怪异的嬉皮形象相去甚远。但是看一个人光看外表是最靠不住的，凭着他用大量时间与一些看上去挺低档的社会青年赌台球这一点，也足以使林星对他的感觉大打折扣，那种失望甚至多少破坏了她对“天堂”酒吧，对那里深沉感人的音乐的美好的留恋。

后来还有令她更加大跌眼镜的事。是日她正巧在保龄球厅替人值班，中午的盒饭是一位职工帮她领上来的。就在她去洗手间洗匙子的片刻，放在门外领位台上的盒饭不翼而飞。她正在疑惑，无意间发现在保龄球厅斜对面的台球室里，那吹萨克斯的男孩正捧着她的盒饭大嚼大咽，而且就在她呆愣得手足无措不知该做何反应之际，她的午餐转眼已被吞食干净。她大步走过去，将扔在记分牌下小桌上的空饭盒拣起，一边恶狠狠地塞进垃圾筒，一边冷冷地问他：

“吃好啦？”

“啊。”男孩抬头看她，面不改色，口气上居然还有点爱答不理。

“香吗？”

男孩反倒疑惑地看着她，毫无羞耻地答：“还行。”然后故意不再理她，目光移到挂在墙角的电视机上，去看那群魔乱舞的 MTV 了。要不是保龄球厅接班的人过来喊她，林星真想把

这小子好好羞辱一下，你装什么傻呀！

林星事后想想，这小子的脸皮倒是厚到了可爱的程度，他似乎没有一点歉疚和遮掩，居然大大方方，自然而然。那天晚上林星下工时，艾丽因为单元门的钥匙锁在屋里所以跑到京天娱乐城来找她，两人就在娱乐城的餐厅里吃了一顿上海菜。饭罢还是艾丽请客，她们在娱乐城的歌舞厅里轻松地玩儿了一个晚上，直到有个半醉的客人将林星当成坐台的小姐上来纠缠，她才拉着艾丽退场。此时已是深夜，娱乐城的门前居然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已经有几个人焦急地站到了马路的当中。她们等了足有十分钟才拦到一部夏利，却又有一个男孩跑过来和她们抢。林星一看，正是那吹萨克斯管的少年，不由怒从中来，吼了一声：“嘿！你讲不讲理！”那男孩的无赖比中午抢饭来得更加自然，他说这么晚了能不能捎上我呀，先送你们还不行吗，今天这车我请客。林星报复地想说不行，不料艾丽被他的“恳切”打动，抢先说当然行啦，没问题，上车吧。男孩说声谢谢，竟然比林星她们还快地坐进了车子的前座。

车刚一开起来，男孩就仰着头睡着了，车开到林星家，艾丽推醒他，他擦着口水睡意朦胧地问多少钱呀？艾丽笑道：算了，钱我都付了。林星一言不发地下车，男孩说再见她也没应。艾丽下车就问林星：怎么认识的，他们乐队去哪儿了？林星说：你自己问他去。她知道艾丽的男朋友全是年纪在三四“张”以上的大款，但艾丽内心真正喜欢的，还是这种又年轻又酷的帅哥类型，萨克斯少年的这张流川枫式的脸，当然对艾丽有着绝对的杀伤力。林星的话音未落，那男孩就像是听见什么似的，已经开出十多米远的出租车又停下来，他下了车直冲她们跑回来。艾丽兴奋地问他怎么啦？男孩说：借我一点钱行吗？说得艾丽都愣住了：你是谁呀我借你钱？男孩转而对林星说：你不是京天娱乐城的吗，我忘带钱了，有二十块就行。明天就还你。林星顾面子掏了钱，她有张五十元的票子，给了他。她想这男孩准是让他周围的人，包括一些女孩子宠惯了，以致如此好意思。其实漂亮男孩林星不是没见过，她知道男孩